

深读

观察



时尚靓丽的苹果公司还有另一面。(资料片)

“毒苹果”调查

中毒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阴霾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雨,女孩们撑开伞,站在苏州第五人民医院门口等候我们。这个医院有两大职能,一是“苏州市皮肤病性病治疗中心”;另外一个职能是苏州市“职业病和化学品中毒急救中心”。

“昨日的天堂”——这是其中一个女孩的QQ名字,主动而缓慢地说起了她们的遭遇,略带羞涩,略带不信任感:

按照医生的诊断,我们得的是“职业性慢性中度正己烷中毒”。

我是安徽六安人,我们这些人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江苏北部,也有来自安徽的其他地方,像蚌埠什么的。大家多半高中毕业或初中毕业就出来了。

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小作坊,在苏州吴江。我们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工作,白天进去里面都是黑的,夜晚里面更黑。老板把一间100来平方米的屋子隔成两间,我们三十多个人就挤在里面干活。

做的活很简单,就是把苹果的那个标志给擦洗干净。这是我们从宇瀚光电公司外包来的,宇瀚光电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为了擦干净它们,就得使用“去渍油”,也就是你们说的正己烷。它平常就装在一个大桶里,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打上一小瓶过来,像打酒那样。用那东西擦苹果的商标,干净,挥发得也快。这东西平常有些刺痛,用时间长了眼睛会痛,但老板从来没跟我们说这东西有毒。

我们的底薪不高,800元左右。如果要想挣得更多,就需要加班,一天12个小时,甚至一天14个小时,一周不休息,才可能挣到2000元左右。

2009年底,我们就陆续发现自己生病了,手麻,腿没劲,头晕。有人做着活突然就晕倒了。一开始都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得了什么怪病,没往有毒化学品方面去想。后来患病的人多了,常规的体检也查不出来,大家人心惶惶,闹得大了,医院才给做比较正式的检查。

直到有人被证明是“去渍油”导致了中毒,我们才逐一被这家医院收治下来。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有人住了快一年了。现在,老板每个月

●他们都是苹果公司代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们可以忍受流水线上辛苦而卑微的工作,却无法忍受在流水线上中毒,患上职业病;他们可以忍受患上职业病的煎熬,却无法忍受工厂、相关部门乃至社会的冷漠。

●揭开时尚靓丽的苹果公司的“另一面”,是为了提醒这些著名的IT品牌企业,不要为了过度追逐利润,而把员工的健康和环境的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名词解释

正己烷

主要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溶剂、化学试剂、涂料稀释剂、聚合反应的介质等。对人体的侵入途径包括吸入、食入、经皮吸收等。对健康的危害包括“麻醉和刺激作用”,长期接触可致神经炎。如果出现高浓度正己烷可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共济失调等,重者引起神经衰弱甚至死亡。

给我们500元的生活补助,其他什么都没有。每两个月做一次心电图,检测神经反应是否敏感。做的时候要扎好几根针。又打吊瓶,我们胳膊上有时候都找不到能扎针的地方了,到处是窟窿。

有消息说老板也破产了。他为给我们8个人治病花了几十万元。他说每月15号来医院给我们送钱,可他总是拖,我们使劲给他打电话。他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拿张纸让我们签字,签完字给了钱,就走了。听说我们出事后他的工厂被关了,可有消息说他又新开了三家工厂,继续做以前的业务。也不知道他

是不是继续使用“去渍油”。

对比

“昨日的天堂”她们,是因为在苏州吴江的一家小作坊替苹果公司擦商标而中毒。而安扎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联建科技公司,员工则是因为替苹果公司代工生产“手机触摸屏”而中毒。

据了解,苏州联建科技公司是替富士康公司做“二级代工”;而发生了员工“连跳”事件的富士康公司,则是替苹果公司“一级代工”。联建公司大概有100多名员工中毒,住院的就有47人,其他人因医院病床不够,住不进去。一个联建公司的员工回忆:“有做模具的工人,8根神经断了4根,才能住院。断1~2根的不能住院只能看病,1~2根受损的则继续上班。”

“昨日的天堂”等8个女孩都知道苏州联建公司,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共同住在苏州第五医院。QQ网名“甄甄”的女孩说:“我们来往不多,只是偶尔交换一下病情,因为我们的待遇与他们太不一样了。”

两家公司员工,都是中毒,又都住在一家医院里,待遇有什么不同?

QQ网名叫“古玉”的女孩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只是家本地小作坊,现在又号称倒闭了,政府也说没钱赔偿。而联建是家合资大公司,有将近两万人在那上班。这中间的差别有多大,你想想就知道。

我们每个月只有500元的生活费,营养费啊,误工费啊什么的都没有。这500元根本不够用。而他们呢?每个月都有工资,营养费什么的也都发得很全,用的药也比我们好。他们出院后可以休息很长时间,愿意的话还可以回工厂工作。而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回去工作,再找新的工作,又上哪找去?

律师对他们好像也更积极,我们的案件是苏州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同一个律师代理,但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赔偿和伤残评级的程序,而我们劳动仲裁还没有结果。

不过,差别别差别,相同的地方倒也不少。8个女孩也知道,其实大家中毒之后,身体的感觉是一样的;出院之后,身体的后遗症也类似。

她们也同样知道,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的中毒员工,其实也仍

旧在为伤残评级的事情而发愁。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的中毒员工也同样发现,无论是政府部门、司法部门,还是社会其他领域,对她们的事情都“爱莫能助”。

停滞

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维修部的阿景,并不认识苏州吴江那8位女工,但他的愤怒情绪可能比她们更强烈。对他来说,正己烷中毒后身体的后遗症是让他比较烦心的事,但最让他烦心的,却是伤残的定级和不公正的赔偿方案。

阿景老家是山东青岛,大专毕业后通过同学的介绍到苏州打工。一个月加班100个小时,没有周末和节日,这样他一个月能挣3000元左右。

阿景最不满的是伤残定级被定为十级,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也可以被定为九级。而苏州的有关鉴定单位就是把他们定为十级,而且告诉他们,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鉴定不算数。他们奔走在各个部门之间,没有一个部门对他们表示应有的热情。

有些人出院后又旧病复发,去找苏州工业园区的劳动局、园区管委会等机关,也找过苏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对中毒的工人说,原来是不评级的,评级只是同情工人。听到这样的话,阿景不停地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只是希望得到公正的待遇。”

2009年夏天的中毒事件集中爆发之后,能住进医院的都住了。这些人出院之后,大部分都给伤残评级,都给评的是十级。十级和九级,待遇上差将近10万元。

像联建这样的公司,员工更换得很快。中毒员工出院后,可以休息几个月,然后回到公司上班,再提出辞职,公司就会按照你的伤残评级,把相应的赔偿给你,同时要你签订一个协议,表示今后的命运和公司再也无关。

起诉

苏州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霍志杰,代理了几乎所有正己烷中毒的案件。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每一个当事人都得单独起诉。因此,他和几十个工人分头签订了法律代理协议。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的员工,代理费大概是3500元,先付500元,等赔偿下来之后,再支付3000元。而吴江

那8位女工,代理费是每人5000元左右。

霍志杰在此之前,还曾经代理过2008年的一起正己烷中毒案件,出事的工厂在苏州昆山。在他的代理下,这些人绝大部分伤残评级都被评为九级。

因此他也非常困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的人大部分都被评成了十级,好像伤残等级里都没有十级这么一说。相对来说,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由于企业力量强些,因此他们对员工的赔偿进入法律程序也快一些。而8个女工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小作坊,要是想抵赖和拖延,就没有什么办法。因此,这8位女工的赔偿事宜,就更漫长一些。等进入程序了,她们会得到应得的赔偿,待遇大体应当和苏州联建差不多。

2010年4月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全国34家环保组织,发布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报告”,并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发动了对29个著名IT品牌的“绿色选择”行动。行动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这些品牌加强“供应链管理”,要求其上游生产厂商践行环境责任,如果发现上游生产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有严重伤害环境的行为,那么应当督促改善,或者撤销对这家厂商的订单。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相信,这是逼迫企业兑现其基本环境责任的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客户的订单是他们最看重的。而订单一旦出现问题,那么来自采购者的要求,会很快转化为企业的环境改良动力。

苏州联建科技公司这些中毒的员工,与苹果公司有什么关系?马军解释说,苹果公司号称自己是全球最为绿色的公司,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自己的生产车间,它的所有产品都是委托其他工厂代工生产的,给苹果公司生产一个产品,苹果公司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而代工厂只能拿到极低的收益。

马军认为,即使这极低的收益也是代工厂们所积极追求的。他们无法从苹果那里得到更多利益,就要去压榨员工,要么压榨环境。之所以出现环境污染导致员工中毒的事件,就是因为一些企业过度追逐利润,而把员工的健康和环境的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本版稿件据《中国青年报》

Table with financial data, including stock prices and market indices. Columns include various stock symbo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values.

1月26日深圳成指
开盘11459.02 最高11633.10
收盘11599.67 成交473.66亿

Table with financial data, including stock prices and market indices. Columns include various stock symbo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values.